

经典文艺形象：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

□张 晶

“经典文艺形象是指文学艺术创作深为受众喜爱、经过一定时间检验、具有经典意义的艺术形象。经典文艺形象不局限于某一艺术门类，而以不同的审美知觉形式获得不断强化的美好审美经验。经典文艺形象大大拓展了现有的美学理论空间，丰富了经典理论，更是对当下文艺创作的莫大鼓励与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第二个百年征程开启时的文艺事业吹响了号角。这次重要讲话是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历史性文献，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从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到2016年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讲话，再到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的讲话，形成了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创新的思想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有着深刻、充满生命力的美学内涵。无论是对美学理论研究工作，还是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命题，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意义尤为重大。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都以此作为研究课题，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讲话中，又提出“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的重要命题，尤为具有美学理论价值，以及对当代艺术实践的指导意义。很明显，这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历史性发展。我们应该对这个美学命题进行更为深入、更为精准的理解。

笔者在对习近平总书记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的学习中，认识到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典文艺形象”所包含的美学内涵非常丰富，而且也是关于经典的美学观念的一个重要突破。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指出：“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难忘的艺术经典。”“经典文艺形象”这个概念具有丰富的美学理论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是对传统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这是对文艺理论中的核心范畴“典型”的扩容和超越，可以体现当下文艺创作的美学追求，同时，又能作为更多的艺术门类的精品创作的审美价值尺度。

在传统文艺理论中，塑造典型人物、典型形象，是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最高的创作标准之一。创造出典型形象、典型人物的作品，往往容易成为经典作品。如《红楼梦》中的宝玉、黛玉、王熙凤，《水浒传》中的林冲、武松、李逵，《阿Q正传》中的阿Q，《子夜》中的吴荪甫，《复活》中的玛斯洛娃，《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等等。在传统文艺理论中，“典型”是最高等级的概念，这是稍涉文艺理论的人都熟知的。典型形象、典型人物，基本上都是存在于叙事文学中的，在其他艺术门类中则罕有存在。（戏剧文学中如莎士比亚戏剧、中国的《西厢记》《牡丹亭》等，也是可以归入此类的。）

经典文艺形象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典型形象、典

型人物都需要历史性的积淀，通过时间长河的淘洗，被历代的接受者所公认，方能具有典型的地位。“经典文艺形象”的创造，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沉淀，更侧重于当代的文学艺术创作。以笔者的理解，“经典文艺形象”可以包括文学，但并不止于文学，包括人物形象，又不止于人物形象。而是在其他各种艺术门类中都可以繁星般地存在。在绘画、舞蹈、音乐、戏曲、小说、诗歌、摄影、电影、电视剧等艺术样式中，都有大量的创造。成为典型的人物形象固然是经典文艺形象，而其他艺术样式中，那些无法称其为典型的艺术形象，却可能成为经典文艺形象。经典文艺形象当然也要经过接受者的欣赏评价，也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考验，但意蕴隽永、制作精良、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往往容易成为经典文艺形象。在诸多艺术样式中，小说里的许三观、马樱花等，电视剧里的李云龙等，有可能成为经典文艺形象，戏曲中的七品芝麻官、穆桂英等也是。音乐中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歌曲中的《我爱你，中国》《天路》《我和我的祖国》，绘画中如《开国大典》《父亲》，还有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五寸钢刀舞”、《丝路花雨》中英娘的“反弹琵琶”等等，经过时间的淘洗，其中的很多作品也都有可能成为经典文艺形象。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经典文艺形象”则比“典型”的外延和内涵都要宽阔许多。尝试这样理解，看看如何：经典文艺形象是指文学艺术创作深为受众喜爱、经过一定时间检验、具有经典意义的艺术形象。经典文艺形象不局限于某一艺术门类，而以不同的审美知觉形式获得不断强化的美好审美经验。

经典文艺形象的前提，是文艺形象具有经典的属性与价值。而能够成为经典，首先应当是有传世性和普适性。传世性主要是在于时间因素，作品和形象是应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普适性主要在于其空间的传播。既然称之为经典，就不能只是红在一时。塞缪尔·约翰逊谈经典时说：“虽然这些作品并不借助于读者的兴趣和热情，但它们却经历了审美观念的数度变迁和风俗习惯的屡次更改，并且，当它们从一代传给另一代时，在历次移交时，它们都获得了新的光荣和重视。”（塞缪尔·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能称之为“经典”，这种传世性是必不可少。经典不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要有大多数人都能认可和喜爱的空间能量。只有一小部分人认可的艺术作品，是难以称为经典的。如果能成为经典文艺形象，这两个要素是应当具备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倡导的“经典文艺形象”，是传世性和对当下文艺创作的莫大鼓励与指引。讲话中又明确表示：“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其实质还是指向当代的

文艺创作。传世与当下的双重契合，应是经典文艺形象的重要属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也对于“经典”的美学内涵作了精辟的阐发，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讲话中说：“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这里对经典的美学内涵、经典的成因及创造经典的诸要素，作了精准的说明。这对我们理解经典文艺形象，是一柄不可替代的“金钥匙”。

“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真可谓是经典在美学上的三大要素。这三个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源远流长的中华美学传统中提炼出来的，却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尤其是“隽永的美”，应该是对美学基本范畴的拓展。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中有崇高、优美、悲剧、喜剧等，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之后，“荒诞”也进入了美学范畴之列。在总书记讲话中，“隽永”已经被列入基本的美学范畴。因为现行的美学体系主要是来自于西方，“隽永的美”的提出，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也体现着非常深厚的中华美学基因。在笔者看来，“隽永的美”首先是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具有的意在言外、含蓄蕴藉的审美空间，其次是指文学艺术杰作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魅力。“永恒的情”较好理解，这也是为文学艺术的本质所决定的。它首先是指人类的基本情感体验，其次是情感的审美化问题。“浩荡的气”最为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文化、中国哲学的底蕴。它有深厚的中国气论哲学的传统根基，更有经典发展史的客观依据，这三大要素，是对传统美学理论的发展，也是关于经典的美学内涵最为精赅的界定。我们理解“经典文艺形象”，也是应该以此为基准的。

“经典文艺形象”的提出，应该以为是不限于叙事或人物的，而是可以存在于各个门类的艺术形态之中的。不同门类的艺术媒介，造成了艺术的不同形态，也就形成了各具特征的艺术形象，或是视觉的，或是听觉的，或是想象的，或是综合的。它们不限于人物形象，更不限于桥段或结构，也可能是美好的旋律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也可能是某种造型给人的心灵震撼。但既然是经典的，应该是稳定的，令人反复回味的。“经典文艺形象”大大拓展了现有的美学理论空间，丰富了经典理论，更是对当下文艺创作的莫大鼓励与指引。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2021年岁尾，由北京师范大学刘洪涛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丛书》送到了我的案头。书很厚重，近乎晴空蓝色封面，精装十卷本，是主编、作者以及出版者共同的沉甸甸的收获。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注定是一项文学与传播学研究相结合的跨界探索，创新不容易，出成果更难。刘洪涛教授早在2015年就开始筹划这套丛书，最初也想拉我写一本，本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如愿。当我见到这套丛书时，发现丛书的作者几乎都是具有相当外文功底，同时又具有一定前期研究成果的中青年学者，相关内容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脉络梳理，也有一些重要的理论廓清，还有一些针对性的建议，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我最看重的是这套丛书实现了一种真正的跨学科创新。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通常的学术范式是五个W，即从传播者(Who)、传播内容(Say what)、传播渠道(In which channel)、传播受众(To whom)、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等五个层面展开。刘洪涛教授主编的这套丛书，5W的大部分环节，都涉及到了。如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者、汉学家研究，由刘洪涛教授亲自担纲，《海外汉学家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就是一本极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传播效果研究，有姜智芹教授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中国形象建构》和刘江凯教授的《中国当代小说海外传播的地理特征与接受效果》、谢丹凌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英译本海外传播评估研究》等；在具体体裁方面，有石嵩教授的《英语世界的中国新时期电影研究》、崔潇月博士的《中国当代戏剧英译研究》、郝琳博士的《中国当代诗歌海外传播研究》等，还有莫言、北岛等当代文学传播个案研究。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多个环节的系统梳理，有一些较为重要的学术研究发现。

比如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传播者，译者显然是重要的角色之一，需要从译者的社会身份进行辨析，如华人、华裔翻译家与海外翻译家、汉学家的翻译内容、翻译作品肯定有区别，是研究性翻译还是传播性翻译也是不同的。除了译者之外，还有出版机构，是中国大陆本土的出版机构，还是海外的出版机构，是世界知名的跨国出版集团，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小出版社，出版机构的不同也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效果之间的差异。这些内容，在本套丛书中都有涉及。比如，刘洪涛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文化为主流的世界文学空间中属于“异质性”的内容，这种理论定位就很重。按照我本人的观点，就是欧美世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理论模型。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读者研究，存在一定的研究难度，但也极为欠缺，需要进一步加强。在我看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读者研究，无疑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事业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攻关问题。

“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加以研究，需要文学研究者具有更加高远的战略眼光、更强烈的现实关怀、更自觉的国家意识。”这是刘洪涛教授对丛书编撰的深切情怀，也是高瞻远瞩的编撰理念。学术研究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这是当下人文社会学者最为重要的时代责任，我深切地赞同这一点。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一项成果丰硕的跨学科创新——评刘洪涛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丛书》
□何明星

（上接第1版）

第三个词是创新。大家可能都看过《只此青绿》，看过《唐宫夜宴》，还有令人惊艳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观众怀着惊喜和感动沉浸于动人心弦的表演，我有时甚至会屏住呼吸，就像看着从心里长出的蓓蕾在眼前缓缓地开花。这样的艺术既熟悉又陌生，它是有根的，又是向着天空、向着现实生活绽放的，我们从那个能够与悠久、深厚的传统亲切相认，但同时它又是新锐的、现代的，涌动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活力和梦想，拓展着人们想象和感受的边界。这些被广大观众称为“国潮”的作品，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有力地诠释了作为艺术实践的创新的丰富含义。当作家艺术家把他的根深深深地扎在我们民族世代相承、同时又不断发展变化的传统之中，他就是那个永远携带着故乡的人。有故乡的人不惧远行，他有坚定的自信去面向现在和未来、面向全世界和全人类展开新的创造。因为他相信，他的根本责任就在于使这伟大的传统不断获得新的生命、不断向着新的天地、新的境界伸展。

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为作家艺术家敞开了创新的广阔天地，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无边无际的原野上，新的可能性正无穷无尽地萌动。对每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说，敞开心扉，把这天地纳入自己的艺术世界，让新的可能性生长为语言和形式，这是艰巨的考验，也是激动人心的召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我坚信，在这样广袤的地和浩大的天之间，新时代的文艺必将风光无限。

倾听着激荡人心的召唤，我们共同展望新时代文艺的高峰，这本身就具有空间上和时间的特殊意义。

北京有一条空间上的中轴线，它体现着这伟大都城的格局气象，彰显着它的华美与庄严、信念和理想。但在空间之外，我认为北京还有一条时间与精神维度上的中轴线，一条文学艺术的巍峨山脉，在这气象万千的中轴线上，排列着、闪耀着一代代作家艺术家的才华与创造，刻录着、凝聚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情感、记忆与梦想。这条如银河般闪亮的中轴线，将我们从精神上凝聚起来、从情感上联接起来、从信念上坚定地团结起来。这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也是北京之所以丰盛、饱满、辉煌、阔大、形胜甲于天下的原因之一。

一部高峰般的文艺作品，当然出自作家艺术家的劳作，但他们所生活的地方，所在的城市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千千万万工作、生活着的人们，也在参与着这伟大作品的创造。丰厚的文化土壤，深沉的历史脉动，活跃的文化生活，蓬勃的时代活力，所有这一切汇聚成巨大的创造空间，如同流光溢彩的盛大舞台。在这个空间和舞台，在这伟大的新时代，在这需要巨人而且必将产生巨人的时代，必定能够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期待的那样，如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人民所期待的那样，造就新时代的文艺大师、铸就新时代的文艺高峰，让中国精神的灯火在新时代文艺高峰上闪亮！

（本文原载《求是》2022年第16期）

海峡文艺出版社推出《郭风全集》

本报讯 由王炳根编、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郭风全集》，近日正式上市发行。

郭风创作生涯长达70余年，发表了400余万字的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全集基本收入了郭风发表的各种类型作品，编为12册，其中诗歌、散文、散文诗卷5册，童话、故事卷2册，文论、随笔卷4册，“书信、日记”卷1册。

郭风的作品清新、隽永、自然而富有韵味与情趣。他早期的《叶笛集》与晚年的《你是普通的花》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松坊溪的冬天》等被选入教科书。他对现代散文诗的创作进行了长期的实验与探索，在语感、节奏、色彩、描绘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给这一文体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他在童话中创造了许多活泼可爱的艺术形象，《豌豆仙子》《红菇们的旅行》《我们村里的孙悟空》等至今仍是深受欢迎的儿童读物。郭风的作品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是一位广受读者喜爱的作家。

编者王炳根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冰心文学馆馆长，上世纪90年代曾出版过《郭风评传》，与郭风有多年的交往与友谊。郭风逝世后，根据生前达成的协议，所有的遗物捐赠冰心文学馆收藏，其中包括着版本、零散的作品始发报刊等，从而为《郭风全集》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与文本。

（欣 闻）

纪实文学《僧格林沁与晚清风云》首发

本报讯 8月3日，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作品《僧格林沁与晚清风云》首发式在通辽举行。该书以独特视角展示一代将领僧格林沁在晚清社会时局和变革中的命运及其影响，还原了僧格林沁不同寻常的传奇人生。

该书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90后”作家阿日乐历时三年，翻阅大量文献，严格考究史实，坚持唯物史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观，创新写作手法，呈现给读者一段跌宕起伏的晚清历史风云。

本次活动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通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科左后旗宣传部主办，通辽市作家协会、通辽市文学艺术研究创作中心、通辽市图书馆承办，特·官布扎布、布仁巴雅尔等有关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

（赵 文）

《小石匠：云冈的故事》与读者见面

本报讯 8月12日，绘本《小石匠：云冈的故事》新书发布会在云冈石窟举行。该书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著、插画家李星明绘，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出版，从孩子的视角讲述了云冈石窟开凿建造历史，以故事形式诠释工匠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现存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000余尊，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品以小石匠的成长故事为主线，向小读者展现了云冈石窟开凿过程、北魏时期民族融合、佛像造像艺术风格变化等历史和文物知识。同时，以最新的云冈学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为支撑，在绘本附页中有专家对于这些知识点的详解。

郑岩表示，他希望通过讲述主角小石匠的故事，拉近孩子们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距离，

王建民图书音乐互动赏析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王建民是一位颇具创新能力并拥有众多创新成果的杂技道具研发专家。他既掌握道具机械设计、遥控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又精通音乐、舞台美术和杂技艺术的规律，多年来不断突破创新，在道具研发领域设计制作了700余项杂技道具和舞台装置，改变了杂技道具在杂技艺术发展中被动辅助的地位，提升了杂技装置助推本体艺术发展的积极作用。8月13日，由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国职工文化教育中心主办的王建民图书音乐互动赏析会在京以线下和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举办。

会上，中国杂技团（北京市杂技学校）党委书记、董事长吕立民表示，作为中国杂技团“国宝级”的榜样人物，王建民在行动中创新，在实

践中超越。在近30年的工作生涯里，他用自己的智慧为中国杂技摘金夺银，推动了杂技道具的颠覆性创新与本体技艺的迭代发展。《妙趣·天成》作者杨长效、韩冰分享了该书的创作经历和心得，这部作品真实记录了王建民的智慧人生和充满传奇色彩的创新之路。

活动现场，王建民从自己的众多发明创新类乐器成果中精选了6种乐器与8种电吹管仿真乐器，演奏了20余首中外名曲及其为歌坛抗疫英雄而创作的《逆行颂》，并与观众展开互动交流。一件件设计新颖、音色动听的乐器，特别是从日用和医药制品中选材设计制作的乐器，引发大家的浓厚兴趣。王建民表示：“一定要创新，新就是生命。音乐是机械研发思维的润滑剂。”

（李晓明）